

“我得跟你吐吐苦水。”这个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诺奖得主眯起眼、抿着嘴笑起来，“现在弄得满世界都是屠呦呦了。”而对于获得诺贝尔奖，老人只用“国外尊重中国的原创发明”一语带过。

屠呦呦与诺贝尔奖“这点儿事”



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

头天晚上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

在老人所住的小区里，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就这点儿事，到现在都几十年了。”老太太有点严肃地大声说，仿佛说起一件陈年纠纷。

“越战”后接到科研任务

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事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

“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为了研究以身试药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香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

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

“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

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

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

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据《中国青年报》）

“屠呦呦”3年前被抢注成商标

据悉，2011年，屠呦呦本人因获拉斯克奖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屠呦呦”商标注册均在2012年。

相关信息显示：2012年，“屠呦呦”商标先后被自然人余孝志和一家眼镜公司注册在国际商标分类的第5大类和第9大类，商品及服务包括消毒剂、空气净化剂、杀虫剂、护目镜、眼镜、眼镜架、隐形眼镜、太阳镜等。

怎样看待“屠呦呦”被注册成商标又该怎么保护屠呦呦本人的姓名权？

法律人士表示，屠呦呦姓名的抢注属于典型的损害其在先权利姓名权的行为，屠呦呦完全可依法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屠呦呦”注册商标无效。

我国《商标法》规定，如果商标局做出了准予注册决定，抢注人取得商标注册证的，在先权利人可以主动启动商标无效程序获得救济，但必须在5年内及时主张自己的在先权利，否则两者只能共存。

这也就是说屠呦呦本人必须在2017年前主张“屠呦呦”商标无效，否则被他人抢注的姓名商标将无法撤销。（据搜狐网）

未来中国也将迎“诺奖”高峰？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首获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引发了日本舆论的热议。《朝日新闻》的报道将焦点放在“中国土生土长”上，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科学快速发展的关注。

日本《产经新闻》在最近一篇文章里对中国科研发展速度充满了担忧：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连日本的一半都还不到，到2006年已经超过了日本，增长势头异常迅猛。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基础调查研究室主任伊神正贯表示：“中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最尖端的技术，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这和战后的日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东京工业大学调麻佐志副教授警告说：“未来10年左右，中国就会迎来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高峰。对于停滞不前的日本而言，形势相当严峻。”（据《成都商报》）

“三无”科学家屠呦呦漫漫诺奖路

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从瑞典传来时，让国内的媒体有些措手不及。与莫言获奖相比，当时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已经让媒体有过一轮预热，对中国人获奖早有期待，另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的奖项。

还没准备好的媒体，不耽误舆论的炸锅。瞬间，屠呦呦这个名字，开始刷屏微信、微博，屠呦呦的电话、邮件开始爆棚。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1930年，一个中医家庭，降生了一个女孩，怀抱女儿时，开堂坐诊的父亲想到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于是给他们的小女儿起名为屠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而“食野之苹”一句，似乎暗暗的为屠呦呦的未来，埋下了一条线索：这里的苹字，指蟠蒿，俗名艾蒿。一群鹿宰吃蒿草。

高中毕业后，屠呦呦进入北大医学院药学系，并逐渐向中医药，尤其是

植物方面发展，成了实实在在，与植物打交道的人。

1969年，39岁的屠呦呦加入中医药协作组，开始研究防治疟疾的新药。2年后依靠中国古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的一条记载，屠呦呦受到启发，重新设计了实验，改用低温溶剂进行提取，终于在1971年的10月，获得了对动物体内疟原虫抑制率为100%的青蒿中性提取物。从此，人类依靠青蒿素，征服了疟疾这种疾病。

而在40多年之后，这项发现，让屠呦呦，成就了中国人第一份沉甸甸的诺贝尔科学类奖项。

当然，屠呦呦得奖，更重要的意义，是让中医终于在西医主宰的世界，有了立足之地。一时间，屠呦呦得奖是不是中医药的胜利，成了更重要的讨论。

随着诺奖而来的，还有屠呦呦的“三无”身份：无留学背景、无博士学位、

无院士头衔；以及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争议。屠呦呦曾经居住过的宁波海曙区长吴胜武表示，将进一步保护好屠呦呦的故居……

针对屠呦呦对青蒿素贡献的争议，拉斯克医学奖给出了解释，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

即使来源是一则古医书当中的古方，即使研究者是无三、即使这名研究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只要他靠着自己的努力，通过科学的方法，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也许这是此次诺奖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考。

直到今天，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依旧在东直门附近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一栋小楼当中带项目做研究，而这里，她已经呆了55年。（据央广网）